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忏悔录

[法] 卢梭 / 著 陈筱卿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忏悔录

[法] 卢梭 / 著 陈筱卿 /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 / [法] 卢梭 (Rousseau, J.J.) 著；
陈筱卿 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The Confessions
ISBN 978-7-5366-9040-0

I . 忏… II . ①卢… ②陈… III . 自传体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374 号

忏悔录

CHAN HUI LU

[法] 卢梭 著

陈筱卿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企鹅~~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谢仲伟

封面设计：余 静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9.25 字数：566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在这部举世无双的自传中，卢梭在首页就已声明道，他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作品，并且，他相信今后也无人能仿效他。实际上，他的第二个宣言有些离谱了，一切并不像他所断言的那样。他死后，在《忏悔录》出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开始搭上怀旧的浪潮，他们不仅追溯童年的过往，而且，对于成人之后的思想和历程，也试图进行追溯。

歌德、赫尔岑、托尔斯泰、穆勒、罗斯金、特罗洛普、乔治·穆尔、蒲宁、纪德，只是其中的一些，如果没有卢梭的先例，他们也许不会调转笔锋，回忆过往，推出个人传记。从19世纪到20世纪，小说日益呈现出自传化的倾向。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他仅仅描绘了儿童时代的一些往事；但是到了《众生之路》、《追忆似水年华》，再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家的个人经历日益成为小说所阐述的主题。即使在当代，当小说的叙述形式游移地转向第三人称时，富于想象力的自传性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就在去年，至少有两名英国诗人，罗伊·坎贝尔和斯蒂芬·斯彭德相继出版了回忆录，其源头，正是一百八十五年前卢梭所创作的这部《忏悔录》。

早在卢梭之前，就有两部伟大的自传作品面世，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圣·特雷莎的《生命本身》；但这两部作品，并不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表现或判断，而是从宗教的角度，讲述个人的人生体验，对于他人，也可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到了卢梭的时代，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不再将自己仅仅看做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社会中的一粒微尘，他们认为，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并且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敢于执笔书写他在世俗世界的生活遭遇，并且对于自我在茫茫世界所处的位置，赋予了自己的观点，这与宗教所宣扬的真实产生了出入。卢梭期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赢得读者的同情，并且在死后，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以此弥补他长期所受的不公与痛苦，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遭受迫害的一个牺牲品。在勾画内心世界的同时，他也描述了早年生活中的种种过往。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讲述自己的历史与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人，尽管他有很多不足，但本质上是诚实善良的。本着这个目的，他近乎自豪地记录着曾经的所作所为，甚至在某些地方，还会夸大那些不体面的行为，这好比是对基督教所倡导的谦虚美德的一种变异；这也是为什么《忏悔录》很难找到仿效者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坦诚赢得掌声，却极少有人愿意将自己作为痛苦的罪人，暴露在世人面前。

此书之所以独特，并不仅仅因为他那令人汗颜的坦诚。他本人就是个很特别的人。卢梭以文学为载体，倾泻出内心涌动的情感，两个多世纪以来，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令后人望尘莫及，无人像他一样，将情感的来源袒露得如此淋漓尽致，却又不失理性的光芒。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诞生于天真的孩提时代的一系列想法，出现在那个早期的社会里，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后世的教育与政治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的灵感竟然源于18世纪日内瓦一个幼年丧母的敏感小孩的内心，这个早熟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与世界产生了粗浅的冲撞。五十四岁那年，当卢梭提笔书写《忏悔录》时，生命中最早期的情感体验，依然清晰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中，远去的年华里，点点滴滴的童年往事，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的笔下。当他写下这一切的时候，也许并未意识到，童年的经历，对那个不起眼的，极度敏感的小孩的内心所产生的影响，竟然通过他笔下的传递，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对整个欧洲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也许会猜想，倘若在他决定隐退后，继续写作《感性伦理学》的话，也许，他就可以挖掘出情感中最本质的东西了。在《忏悔录》中，他提到过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曾有些含糊地指出，他人不仅仅只是个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刺激的机器，人是可以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的。倘若这个行动主义的理论真的付诸实践的话，那么，我们现今看到的这本书的调子，就会大为不同了。

“这几章尽管满是各种错误，而且我甚至也无暇仔细一读，”卢梭在第七章的伊始就这样写到，“却足以使任何注重事实的朋友找到线索，并给予他们通过自己的线索获取事实真相的方法。”从任何一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让·雅克·卢梭是多么感性的人。他体弱多病，而长期的忧郁，也恶化了他的健康。他的内心，总是被适与不适的感觉所充塞，对于人、地方、天气的喜好与不喜，各种情绪，爱、妒忌、愤怒，种种心理上的细微感受，亦总是受到当时身体状况的影响。

人们可以发现，虽然卢梭与华兹华斯或歌德一样，都反对18世纪中知性主义的教化，但是卢梭远没有他二位那般多愁善感。尽管他们的情感都是建立在对世界的客观体验上，但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应确是最为深邃的。感怀的同时，他亦能清晰地一一记起那离他而去的过往，比如在他陪同瓦朗夫人的女仆梅塞莱回家后，返回的途中，于日内瓦湖边的那段感受描写，正印证了这一点。卢梭的《忏悔录》，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充满感性的故事，他总是被感觉牵着走。也许记忆中的很多细节，不尽准确。但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精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我们很难将他早期的那些经历，安上准确的日期。有些地方，也许可以考证一下。比如他在受到新教主义的庇佑前，曾旅居都灵，那段时期只有几个星期，他却夸大为数月；在秀美园的那段时光，确切地说，比实际日期要早一年多。因为瓦朗夫人直到1737年才同意将秀美园出租给卢梭，当时卢梭已经踏上了他

的旅程，返回之后发现已经有人在那里居住下来；原文之所以这样写，也许只是这位年轻人情感的一种愤愤宣泄。这一切几乎可以是肯定的，他并未和他心爱的“妈妈”单独住在那儿，但在他的描绘中，他和她在那里共度过短暂时光，这与事实并不吻合。在 1738 年春天，他和那个瑞士的情敌，已经竞相从瓦朗夫人那儿争宠。在那个偏僻美丽的地方，这位体弱多病的年轻人，无疑是孤单寂寥的。尽管卢梭的记忆与事实有着出入，但是他的感觉，却完全是真实的。

他和拉尔纳热夫人那段不光彩的旅行经历，他在威尼斯从政时在政坛上的重要性，他与一个又一个的赞助人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以及他无法自拔的迫害妄想症，等等。这些《忏悔录》中数不清的事件，它们依靠作者对过往心境的回忆，一一被记录下来，以一种再创造的方式得以呈现，他的敏感，几乎无人企及。我们只能拿《追忆似水年华》做一下对比，卢梭认为是格里姆和狄德罗蓄谋已久的阴谋破坏了他本该有的平静生活，这种猜疑就好似《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几章，马塞尔对已故的阿尔贝蒂娜的猜疑一样，在这几章里，他一直思量着，这位已故女友可能曾对自己不忠。

纵览《忏悔录》，人们不禁感到，卢梭对于过往，总是怀有一种丧失感、懊悔感，他原本可以过得很幸福，但是却因为自己的选择，结果适得其反，对此他懊悔不已。倘若他接受梅塞莱的邀请，与她成婚，在瑞士遥远的乡间做一名音乐教师，那么，他就不会跳出自身所处的阶级，依靠权贵的恩惠去生活。当他在城里的时候，他会想念乡村，想念与大自然之间不被打扰的那种流畅的交流。但当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就开始怀念早期的岁月，在秀美园的田园生活——这不过只是一种想象——甚或，他会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那时，他的感情还没有受到创伤，那时，他还生活在孩提时代的乐园里。卢梭虽在死后名声日益显赫，但他的一生，却总是在做出错误的选择。置身于百科全书派的圈子里，他感到非常不适。格里姆、狄德

罗、奥尔巴什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想法与他完全不同。就如他在第一章里所承认的那样，在智慧与时尚的人们中间，他再次感到不得其所，如鱼失水。对于一个感性大于智慧的人来说，他对那些体面的谈话，总是很难给予合适的对答，在人际关系上，他笨拙而不善交际。整部《忏悔录》，试图要证明的是，比起理性思维，人的情感对事实的理解，反而要更加真实。作为一名著者以及众多新理论的创始者，卢梭不得不与当时处于主流的百科全书派竞争。斯泰恩曾去巴黎看望过这些人，人们对他的古里古怪倒是很欣赏，倘若卢梭也这样，他们倒也能接受，然而，人们还是被认真而病态的让·雅克给激怒惹烦了，因为这位年轻人时刻都准备着冒犯，并且认为，不良信仰的产生，就是因为那些人根本不准备接受他那混乱的直觉所喷发出的真理。劳伦斯书信的读者们，想必对此会深有同感，那种不被理解的苦衷，在今天又真实再现。卢梭对下一代的影响是，他鼓舞了人们，在作品中大胆袒露自己的情怀，并且使这种做法得以接受。事实上，他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比其他任何人都贡献良多。我们不妨将他的生平与威廉·柯珀相比较，同样感性的柯珀也被臆想出来的病痛所折磨。这位写出《任务》的诗人，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内心的情感，他内心的痛苦，被友谊的温暖与愉悦所遮掩，诗人将自己深深隐藏，在炉火燃烧，百叶窗紧闭的屋子背后，是一颗对地狱之火惊惧的心。但是，卢梭在现实生活的恐惧中，并未找到如此的安慰。在他的中年，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患上了迫害癫痫症。他根本不属于这个圈子，但他却来到了这里；在蒙特朗西，他最终决定要弃一切而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给他几乎带来致命祸害的《爱弥儿》已经开始印刷；他曾希望隐退之后能依靠作品的传播而过活，也希望那些他所憎恨的王公贵族能大发慈悲，如此这般，他就不必再为生计发愁。

在最后四章中，《忏悔录》呈现出更为阴郁的调子，这在前八章里只是时隐时现。在隐庐乡间生活的快乐；与德·卢森堡相处

的愉快；在橘园短暂居留的田园生活，以及他的作品对世界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他早期耕耘所获得的回报，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去享受。天空依然布满了迫害的阴云。埃皮奈夫人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从那些他公布出来的信件中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格里姆，卢梭曾经高高在上于他，如今他却以他那德国式的不会来事的方式，要求获得礼遇，甚至还要得到更好的待遇。人们应该看出，这个外国暴发户的要求，是多么不礼貌。卢梭在讲述自己所遭受的阴谋时，也并未完全说服我们。令我们确信格里姆就是那个陷害他的小集团的头目。我们也不觉得，狄德罗在试图劝解他给予官司援助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恶意。当年，狄德罗在范赛纳堡监狱的时候，卢梭曾想方设法求救于人，改善他在狱中的条件。而现在，当卢梭自己遭遇这些事而无法抵挡的时候，为什么狄德罗就不应该插手帮一下呢？但是卢梭毕竟是卢梭，正如他屡次告诉我们的，他无法再忍受任何束缚了。他必须彻底自由。于是，狄德罗成为那些敌人中的又一个，他们造成了他所有的不幸。卢梭控诉他曾经的朋友出卖他的信任，以及他们给勒瓦瑟尔夫人提供各种各样金钱上的馈赠，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无从知晓了。也许他们这么做，可以解释为只不过是多管闲事而已，并非他所以为的那样是出于恶意。实际上，人们也知道，《忏悔录》中所袒露的真实，并不高于事件的真实本身。但是人们可以一直确信，卢梭此时呈现出的感情，完全是真实的。人们进入他的梦幻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在反对他，怀着可怕的同情心，跟着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庇护所，直到最后一页，在那里，他原本计划奔赴德国，最终却来到了英格兰——一个他憎恨的国家。在这儿，他又一次发现了他的假想敌们，那些迫害者们，正在那儿等着他。

整体上来看，卢梭的写作风格比较通俗易懂，越到后来，下笔就越随意，他能将很多描写的段落，叙述得非常美丽。孩提时代种树，在路边种植常春藤，初次穿越阿尔卑斯山，与格

拉芬丽和她的朋友一起野餐，这些景象都被一一道来，读来饶有趣味，令人陶醉。同时，他又是一个心理分析的行家。在第一章中，他对自身性格的描述，瓦朗夫人形象的刻画，他对乌德托夫人那不幸的感情，这三部分看似信手拈来，但却非常真实，清晰。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不擅于运用省略，尤其是那些自我怜悯的时刻，虽然急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些自我怜悯的地方，却拙劣地削弱了这种同情的力量。但他的修辞技巧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非常普遍，所以在翻译的时候，稍微地减缓一下里面的修辞色彩，也是可以接受的。

莫莱，他对卢梭的研究分析，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具可读性的权威之一，他说，“这部作品有点奇怪，卢梭在繁冗地阐述他的观点的同时，却采用了很不科学的手法。他本应成为那个备受争议的时代里，最犀利最尖锐的争议分子之一。”在叙述中，他从未犯下一不小心跑题的谬误。他对此很迟钝。尽管被感觉牵着往前走，对往事的梳理并不那么清晰，但他完全沉浸一心一意的执念之中，去感受书写过往的一切。所以，虽然《忏悔录》有些长，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从未背离写作此书的初衷。他想把他自己——这位优秀的人物的真相本质，在世人面前和盘托出，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偏离于此了。

这部书中，某些过于直言不讳的段落，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思索探究，但他们却缄默不语，比卢梭那一代或我们这一代的人，更为沉默。但是书中，作者对自身的性行为的披露，并不淫秽。实际上，当读到那些他对情欲体验的描述时，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作为恋人，他是不够成功的。性，很淡薄地散布在他的大部分情感之中。他对田间林地的迷恋、喜爱与激动，似乎排遣了他的性欲，这也令他得以与泰蕾兹维持着长期而乏味的关系。至于他抛弃他们的孩子，将其都送进育婴堂的故事，我们只能听他自己的解释了。他跟一些人吐露过这件不光彩的事，在《忏悔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些还在世，倘

若有人说这故事是虚构的，毫无疑问，定会有人会跳出来反对。

这就是让·雅克·卢梭。在这里，对于他之前的五十三年的人生，我们没有必要再加以重述。所有的一切，在这部《忏悔录》里，已经写得明明白白。接下来的人生岁月中，他总是处于颠簸中。1764年，在他离开伯尔尼，收到了几个朋友的邀请，他们愿意为他提供庇护。他有些犹豫不决，打算出发去波茨坦，而后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又改变了初衷，最终决定接受休谟的邀请，奔赴英格兰。在伦敦居住期间，他遇到了约翰逊，后者几乎并不在乎他，接着又遇到博克，而博克更是无视他的存在，在收到乔治三世提供的抚恤金后，随即离开伦敦，来到了斯塔夫郡的伍顿。在那里，他住进了达文波特先生的寓所，写下了《忏悔录》的前六章。他不懂英语，身边除了泰蕾兹，又无他人陪伴，在凄惶的流放生涯中，卢梭度过了1766年寒冷的冬天，紧接着，又和休谟吵翻，他指责休谟参与了陷害他的阴谋，并且认为休谟就是那个攻讦他的卑鄙檄文的作者，实际上那是霍勒斯·沃波尔所写。他仓促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提尔的乡间别墅寻求庇护，在那里，他成为康蒂王子的座上客，但此时他更换了名字，因为担心休谟会继续加害于他。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搬到了格伦布尔，途经一些小地方，又去了里昂。这段时间里，他最终写完了《忏悔录》。1770年夏，他得以返回巴黎，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屡遭迫害之苦的他，内心的苦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缓解。在这儿，他重操旧业，开始抄写乐谱。此时他生活的状态，与以前相比低调了许多。生活上，他忍受着一定程度的贫穷，因为他不想从乔治三世那里获取年金。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创作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此书与《忏悔录》中的某些主题相吻合，但是以更为理性的手法写就而成，其中的一些段落，行文非常优美。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都是在阿蒙农维拉的乡间度过的。1778年7月3日，卢梭死于中风，享年六十三岁。尽管有说法称他是自杀而死，但这种猜测并未被证实过，现在看来，这些说法也没

什么实质性根据。卢梭去世后，正如生前所希望的那样，被埋葬在杨树岛，但是六年后，他的棺材被革命者迁移到巴黎，最终与伏尔泰一起安葬在先贤祠。

任何一个想更多了解让·雅克，尤其是他的思想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莫莱的《卢梭生平》，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年了，但却从未过时。

C. E. 乌里雅米所写的那部优秀传记（伦敦乔弗瑞·布莱斯出版社，1931年出版）尽管在某些地方对卢梭有些微词，却详细地探讨了《忏悔录》与卢梭的真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性，刻画了一个多面而完整的卢梭。

科恩 (J. M. Cohen)

1952 年春

王丹华 译

译者序

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一个新教徒家庭，祖辈是法国人。在他出世后不几天，母亲便去世了，他随其做钟表匠的父亲生活，由其姑母抚养。10岁起，其父因打伤一贵族而逃亡他乡。16岁起，他便离开日内瓦，漂泊瑞士和法国各地，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由于天资聪颖，特别是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成为音乐教师，抄谱作曲，而且在这方面还小有名气，受到欢迎。1741年，他来到巴黎，结识了启蒙主义者、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孔迪亚克、达朗贝尔等人，替《百科全书》写稿。1750年，应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写出了第一篇著名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大获成功，声名鹊起。1755年，他又应该学院的征文，写了第二篇著名文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这两篇论文里，他谴责了封建暴政和建立在私有制、暴力和不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论述了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的思想；提出了“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人”的口号，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力图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和特权阶层，确立小私有制的要求。1756年，他离开巴黎，在蒙莫朗西过隐居生活。在此期间，他同狄德罗、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因观点分歧失和。1762年，他出版了《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由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的政治纲领，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的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其观点激烈，再加上为人孤高，蔑视权贵，所以受到统治者的迫害，亡命各地，几无立足安身之所，终于于1778年7月，因贫病交加去世。

卢梭作为18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以其如下的三部

名著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一部是 1761 年发表的《新爱洛漪丝》。这是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贵族小姐朱丽同在其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的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这对青年人的爱情悲剧。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谴责了封建制度门当户对的思想，要求个性解放，呼吁自然的爱的结合。作品对于人物的感情和大自然的细腻描写，特别是通过人物的感触去描写自然，使自然和人物的感情水乳交融，使这部小说成为启蒙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品。

1762 年，卢梭发表的《爱弥儿》是一部哲理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教育论著，该书的副标题就叫《论教育》。它描写了一个从出生到结婚，到进入社会受教育的全过程。主张顺乎天性，让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该书因其反封建性而给作者招来不断的灾难。书一出版便在巴黎被禁被焚，卢梭也被迫逃亡瑞士。

第三部，也是最重要、最为人传诵的，就是他的《忏悔录》。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独具匠心、无出其右之作，在它之前的旧的文学中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卢梭不取名《回忆录》，而叫《忏悔录》，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忏悔”一词，据《辞海》所作之解释，“乃佛教名词，‘忏’为梵文‘忏摩’音译之略，‘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为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求容忍、宽恕之意。按佛教制度规定，出家人每半月集合举行诵戒，给犯戒者以说过悔改的机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的善男信女，为求得上帝的饶恕，不时地前去教堂找神甫进行忏悔。卢梭为自己的这部著作取此书名，也正缘于此，他在第一章一开头便道出了自己的初衷：“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通过全书，作者是在以惊人的诚实、坦率的态度描写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最可耻的行为。

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卷。前六章为上卷，后六章为下卷。上卷叙述卢梭于 1732 年出生之后到 1742 年来到巴黎之前

的生活。其中，第一章写他 1712 年到 1728 年，亦即十六年的生活；第二章写 1728 年 3 月到同年 12 月，亦即九个月的情况；第三章是写 1728 年 12 月末到 1730 年 4 月底，一年半的时间；第四章是 1730 年 4 月底到 1731 年 10 月初，共十七个月；第五章和第六章，是从 1731 年 10 月初到 1741 年秋天，两章共包括十年的时间。下卷主要是写作者在巴黎的生活，写他同百科全书派的关系、与他们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其中，第七章是写 1741 年秋到 1749 年夏，前后共八年；第八章从 1749 年秋到 1756 年 4 月，共六年半；第九章从 1756 年 4 月到 1757 年 12 月末，共一年半的时间；第十章从 1757 年 12 月末到 1760 年 12 月末，前后三年；第十一章从 1760 年 12 月末到 1762 年 6 月，共两年半；第十二章，从 1762 年 6 月到 1765 年 10 月底，共三年半。卢梭卒于 1778 年，最后的十三年没有写，但他继续写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可以视做《忏悔录》的续篇。

《忏悔录》是卢梭在其晚年写成的，从 1766 年，他已五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写，一直写到 1770 年，前后四年多方告完成。它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 1766 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他在书中对后人留言，嘱咐他们等到 1800 年之后，再发表这一作品，因为到那时，书中所写到的人物都已作古。但上卷于 1782 年即已出版，下卷于 1789 年也出版了。

卢梭由于儿时所受的不幸，一种正义感便在他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种感情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构成了他信念的基础。

卢梭出生时，正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即将老死之际。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时，正是莫洛夫在《伏尔泰传》中所说：

“巴黎人在热望自由的气氛里舒了一口气。”可以说法兰西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但是，到了18世纪初，早已失去进步作用的绝对王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背离民族利益的一面，暴露出了它的反动寄生性质。不仅仅是王室，贵族和教会这两个最高阶层，也完全依靠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过活。然而，法国资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变化。一批当时人们称之为“哲学家”的作家，开始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这些哲学家，就是人们在法国历史上称之为“启蒙主义者”的那些人。所以说，18世纪的法兰西，是处于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时期。这场启蒙运动是一场反对陈腐的封建思想的伟大的思想运动。与英国那带有较温和的、有时甚至是保守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不同，法国的启蒙主义者是一批革命者，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首先是因为法国启蒙主义者是资产阶级中最伟大的革命的宣告者。启蒙一词原意为“照亮”，是用知识这把钥匙去打开人们的眼界，“照亮”人们的头脑。法国人自己并不常用这个词，而是用“百科全书派”来指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其以知识开阔人们视野的革命内涵便十分地清楚明了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中所说：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启蒙主义者从理性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的不平与压迫，对宗教偏见与迷信，给予猛烈抨击。启蒙主义者的活动反映了由于封建制度的衰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产生的个性意义的高度认识。他们维护个人的利益，主张个人应摆脱绝对君权国家和封建等级社会的压迫。

启蒙主义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日常生活里的人。在这一点上，卢梭的《忏悔录》给我们提供了明证。卢梭由于出身贫寒，他周围的人大多是一些男仆女佣、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他自己的平民家庭：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他揭示了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致力于发掘他们自然淳朴的人性、道德情操、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与此同时，卢梭对他所见到的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鄙夷不屑，大加鞭笞。这些人，在他的笔下，统统成了伪善奸诈、厚颜无耻之徒，一个个道德沦丧、阴险毒辣，与高尚的平民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卢梭也正是这个平民世界的一员。他在功成名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时，却始终不愿去过贵族们的那种奢侈豪华生活，仍旧企盼着能有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一处退隐藏身之地，同他的妻子（或称伴侣）泰蕾兹·勒瓦瑟尔过上一种宁静的、不受纷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然而，身处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这种愿望总是难以实现。

《忏悔录》上、下两卷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在上卷中，作者只局限于对儿时的种种回忆，对田园风光，对所目睹的各种人物，特别是对平民百姓的描写。而在下卷中，则是把他与之交往、关系密切的人搬将出来。他一面承认自己的过错和不足，一面坚定不移地对他认为是造成他种种不幸、种种磨难的那些人大加贬损，毫不容情地鞭笞他们。因此，上、下两卷的笔调迥然不同。卢梭在《忏悔录》中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说出他的隐私，道出他的隐情，以致到了最后，他简直被剥成一个精赤条条的人。所以，该书能成为法国天才作家所写的一部传世之作，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性格、志趣、爱好，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几近结尾处所说：“我可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人们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